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将 军 的 足 迹

吴焕先的故事

周志纯 罗公元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将军的足迹
——吴焕先的故事
周志纯 罗公元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375 印张 4 插图 69,000 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100

统一书号：10106·884 定价：0.45 元

编 者 的 话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目 录

心向穷人	1
宣传真理	4
发动农友	8
“胡子老头”	11
大闹年关	15
计除顽匪	19
深仇大恨	23
讨还血债	27
义旗高举	31
风水先生	36
五块光洋	39
逆流勇进	42
三战三捷	47
赤胆忠心	51
为了革命	58
临危不惧	64

奔袭太湖	69
党的召唤	75
过独树镇	81
严明军纪	85
雪地购粮	89
新的转折	94
军长扛枪	99
陕南烽火	104
挥师北上	109
宿张良庙	114
访清真寺	117
血染汭河	122
胜利会师	126
后 记	130

心 向 穷 人

九岁那年，吴焕先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了。学校就在他家对面不远的山坡上，他从家到学校，要过一条河。河边有一棵大樟树，参天的树枝，遮住了半边天。吴焕先每次上学都要经过那棵树，到了落樟树籽的月份，他还和小伙伴一起捡樟树籽玩呢。

吴焕先个子长得不很高，象个小姑娘，脸庞秀秀气气，白白净净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上课的时候，他用心听老师讲课，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很好，老师格外喜欢他。

这天，学校里十几个同学都坐在教室里专心致志地听课，突然，门口立着一个吐着粗气的同学。吴焕先一看，是自己的同学迟到了。老师很生气，站起来，拿起了教课用的棍子，狠狠地说：“站好！把手伸过来！”吴焕先明白了，老师要打那个同学。吴焕先连忙站起来，说：“老师，你怎么打人呢？”老师白了一眼吴焕先，说：“他不听管教，随便迟到还行？”说完，举起了手中的棍子。吴焕先急了，“不准打人！”又转

向那孩子：“你怎么迟到了呢？”那孩子哭泣着说：“早晨父亲叫我干活，耽误了时间，就来迟了。”吴焕先一听这话，连忙说：“老师，人家家里没有饭吃，早晨在家里劳动，来晚了，你怎么能打他呢？不做活能有饭吃吗？”老师一听这话说得有道理，收起了棍子，说：“下次要准时来上课。”便让那孩子进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

替吴焕先三叔家放牛的吴先恩有一次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三叔见半晌午牛还没有出栏，就冲着吴先恩住的屋里吼了起来：“太阳都晒到屁股了，你怎么还不放牛！”吴先恩呻吟着：“我病了，又呕又吐，起不来。”三叔骂道：“你在我家胀坏了，偷起懒来，看我打死你！”说着操起一根木棍就要打吴先恩。

“三叔，人家有病，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要是打他，我就揪你。”刚才发生的事，全给吴焕先看到了，他隔着院墙嚷了起来。吴焕先是三叔最喜欢的侄儿，他们叔伯兄弟十个，就数他聪明伶俐。三叔见焕先反对打吴先恩，就把木棍放下了。

吴焕先小时候最喜欢跟穷人家的孩子玩，他家门口有一条河，一到了夏天，河里就涨水，水都漫到屋前屋后来了。等水一退，沟里到处都能捉到鱼。吴焕先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卷着裤腿，光着脚捉鱼，弄得一身象泥菩萨，一捉就是好些小鱼。小伙伴一商量，大家在一起烧火煮鱼吃。吴焕先知道家里的盐罐放在什么地

方，偷偷地拿些盐油，拣几片瓦当锅，呼呼啦啦烧起火来。不一会，鱼煮熟了，伙伴们你一口我一口吃得真香。

有一年，好些日子没下雨，田里都干得裂开了口子。有钱的人家请人车河里的水灌田，没钱人家，眼睁睁看着自家田里的禾苗干死。吴焕先家里雇了几部水车，车了好些天，禾田里灌满了水。而与他家相邻的穷人家的田里，干得裂了缝。吴焕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跟几个小伙伴一商量，想出一个好办法来。

晚上，月亮高高地挂在西山坡上。天气热得象蒸笼，一丝风也没有。吴焕先和小伙伴偷偷地拿着武器出发了。

田野里，青蛙在咽咽地叫，萤火虫在荧荧地飞。星星不停地眨着眼，地上的热气直往上升。那些田里有水的稻子，长得青幽幽的，没有水的田里，稻子垂头丧气的，晒得发了焦。吴焕先招呼着小伙伴，一个个都跳下田，象泥鳅打洞似的，用带来的铁棍，使劲往田埂子上捅。捅呀捅，也不知捅了多久，一个个小洞给捅出来了。水顺着小洞潺潺地往干裂了的田里流。小伙伴们一看，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捅了一丘又一丘，直到大半夜才回家。

第二天，吴焕先的父亲和乡亲们到田里看水，一见上田的水漏到下田去了，感到很奇怪，他们还以为是鳝鱼打的洞，把田里的水漏干了的呢！

宣传真理

吴焕先在私塾上了五年学，老师见他聪明，便推举他到麻城职业学校。十四岁的吴焕先离开家乡，到麻城县读书去了。

这时候的麻城职业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派来的领导掌握了学校的教育大权，那些反动家伙一个个都被赶出了校门。学校除教专业课以外，还对学生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吴焕先对老师讲的革命道理十分感兴趣，回到家里，逢人就讲。

吴焕先还特地从麻城带回来一部风琴。夜幕降临，村里的人忙了一天，吃罢晚饭都拿着板凳到外面乘凉。也就在这时，吴焕先家里的风琴响了。风琴一响，小伙伴们都跑到他家里来看吴焕先弹琴，听他唱歌。不一会，他的家里围满了人。吴焕先给大家弹了几支曲子后，唱起了歌。悲伤的歌声，在风琴的伴奏声中传了过来：

“高丽国，琉球岛，

余台湾，地不少，

可怜都被列强侵吞了。

.....

为奴为仆眼前到，
我国国耻几时消。”

.....

唱到这里，吴焕先悲痛得大声哭了起来。小伙伴们见吴焕先哭，一个个也跟着哭了起来。

打倒列强！
打倒土豪！
分田地，
革命一定成功，
革命一定胜利，
齐奋战！

.....

吴焕先给大家又唱起激愤的歌来。

歌声飞出小院，飞向四面八方，穷苦的农民听见歌声，一个个朝吴焕先弹琴的地方走来。吴焕先一见围满了穷苦的农民，便唱起了《农民诉苦歌》：

有贫农坐田埂自思自叹，
叹只叹我穷人好不凄惨。
到夏天薅秧草背对青天，
那烈日晒得我皮肤好似油煎。
那地主不干活穿绫罗逛山水摇白扇，
我穷人一年到头起早摸黑忙个不闲。

到冬天无吃无穿，
那富人什么不干穿皮袄烤白炭鱼肉三餐，
这世道不公平必须推翻！

吴焕先的歌声，唱出了穷人们的辛酸血泪，一些穷人听得哭出声来，小孩见大人哭，跟着哭得更厉害了。

这时，吴焕先又给大家唱《国际歌》，每唱一句歌词，就给大家解释一句，穷人们听了心里格外亮堂。

不久，吴焕先把村子里二十几个小伙伴组织在一起，编成班排，用些纸和布片，做了些革命军的帽子，每人一根红缨枪，吃罢晚饭，就到村北头的沙滩上操练起来。“一、二、三、四”的吼声响彻在四角曹门上空。

春节眼看就要来了，吴焕先又把伙伴们叫在一起，排演活报剧。他要那些高个子装洋鬼子，要那些矮胖矮胖的装财主豪绅，要那些又瘦又小的装穷人，他自己作讲解。

正月十五这一天，离吴焕先家不远的箭场河镇上人山人海，踩高跷，玩旱船，推小车，舞龙灯，耍狮子的到处都是，把整个箭场河闹翻了天。这些节目中最吸引乡亲们的是吴焕先他们的活报剧，人们把台子挤得水泄不通。

演出开始了，吴焕先和革命军的战士把“洋鬼子”

“大财主”、“土豪劣绅”、“军阀”牵上了舞台，吴焕先指着戴高帽子、穿花格子衣服、高鼻子的家伙说：“这是外国帝国主义，是他们侵略我们中国，是他们把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把我们国家的金银财宝都抢走了。”又指着一个又矮又胖，穿着丝绸衣服的家伙说：“这就是吸穷人血吃穷人肉的地主，他们成天不劳动，吃好的穿好的，长得象头肥猪！”又指着一个背着假枪的匪军官说：“这是军阀官僚，他们逼税逼租，奸污妇女，无恶不作，他们把穷人压迫和剥削得走投无路，流浪外乡，逃荒讨饭！”

群众听了吴焕先的控诉，一个个愤怒地举起拳头，呼起了口号：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打倒土豪劣绅！”

看戏的人越来越多，搭起的木板台挤倒了。吴焕先又招呼大家把台子再搭起来。一场接一场，这幕剧，整整演了一天，直到天黑，他们才回家。

发动农友

一九二六年夏季。天热得塘里的水直往上冒烟。插在田里的稻子，被太阳晒得卷了叶。乡亲们顶着烈日，在田里扯草薅秧。吴焕先冒着炎热，来到了田边。河堤上立着一个人，面向着稻田，站在一棵杨树下歇息。吴焕先远远地就认出了那人，径直朝他走去。

“老二，今年的禾苗长得不错吧？”

那人正望着稻田出神，在想着今年秋收后怎样交还地主的租谷，吴焕先到了他身边，他还没有觉察到。那人扭头一看，惊讶地道：“哎呀，是‘七相公’回来了！”

“什么七相公，以后就叫我老七吧！”吴焕先拍着他的肩膀风趣地说。

“先恩，租的谁家的田？”吴焕先问。

吴先恩回答说：“是兀冲四老爷家的。”

“这田怎么租法？有什么规矩？”吴焕先问。

“一斗田押金两串。这一石五斗田共三十串。”吴先恩回答。

“你哪有这么些钱？”

“全是借的债。”

“借债利息怎么讲的？”

“一串钱一月利息二百钱，大加二的息。”

“啊！种这点田要三十串钱的押金，借的三十串钱每月还要付六串钱的息，那么租谷怎么分法呢？”

“有死租和活租两种。”

“你是死租还是活租？”

“死租。一担五斗田每年交十五担稻谷。”

“你估计这田今年能打多少？”

“可以打二三十担谷。交完今年的租谷，还要还去年、前年两个荒年欠的十四五担租谷，再加上租谷利息，自己连一粒谷子都落不到。”

吴先恩叹了一口气。

“那怎么办呢？”吴焕先又问。

“多说好话，向主人求情，留点租下半年再交。”

吴先恩回答。

接着，吴焕先一一问了吴先恩种这些田，一年要多少种子，多少肥料，多少人工，前前后后算了一笔细帐，说：

“你一年要买两担花生饼，值两串钱。自己没有耕牛，用四个人工换一天牛用，就按你说的，一天二百钱，合起来算六串钱的利息，两串钱的肥料，八个牛工四串钱，按两串钱一担谷，又等于另外多交六担谷，

再加上规定的十五担租谷，一共是二十一担谷，你看这合理吗？”

吴先恩摇了摇头，难过地说：“自己没有田，不合理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由他们说。”

吴焕先想了一会，说：

“老二，有办法，今年的租子不交或少交，来个二五减租行不行？去年欠的债也不还。”吴焕先顿了顿解释说，“就是十担谷减二担五斗。如果说二五不够来个三七，交他六担三。”

吴先恩惊讶起来：“这样能行吗？”

“你不要怕，有人支持，有人帮忙。再说穷人多，你不交，他不交，大家都不交，富人有什么办法？现在就看你愿意不愿意站在多数穷人一边。”

“我当然愿意罗！”吴先恩一听这话，心中十分高兴。

“那就好，今年秋天我们就要回来的，你回去跟你爹讲讲，我要抽空到你家去坐坐，跟你爹再聊聊。我还有点事，要到别的地方去一下。”吴焕先说完，朝别的地方走去。

吴焕先走了，吴先恩心里象煮沸了的水，顿时翻滚起来，要真能象焕先说的那样，该有多好！

“胡子老头”

这年秋天，吴焕先从麻城职业学校毕业了。他没有象三叔想象的那样，毕业后弄个一官半职，而是背着行李，雄心勃勃地带着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来了。

秋风阵阵吹来，吹得他身上凉爽爽的。山坡上，橙子黄黄的，桔子红红的，一畦一畦的稻田象银色的波浪，翻滚着，起伏着，散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往年，这些庄稼打了秋，收了场，谷子都进了财主家的仓，穷人家里的米坛子还是空空的，今年，可再也不是往年了。想到这里，吴焕先下意识地摸了摸插在背包上的卷纸，心中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吴焕先刚在四角曹门的山口边出现，小伙伴们就喊叫起来。他们飞也似的朝他跑来，抢的抢背包，提的提脸盆，不知道有多亲热。

早就有人跑到吴焕先家报信去了。他们一家人刚刚端碗吃饭，听说焕先回来了，都放下碗出来迎接。母亲拉着儿子的手看了又看，父亲眯着眼笑得合不拢